

波光瀲灩

講題大綱

■ 李瑞騰

割台那一年，陳澄波出生；光復後第二年，受二二八事件的牽連而被槍決。作為台灣繪畫的先驅人物，陳澄波從台灣到日本東京、中國上海，再回到台灣嘉義的藝術旅程，創作了無數畫作，成為跨越國界的畫家。這一次陳澄波 120 東亞巡迴大展，選擇從近嘉義的台南出發，將於北京、上海、東京，台北幾個大城市展出，彷彿陳澄波的英靈將重返舊地巡禮，現代的觀眾則藉此重新認識前輩畫家的丹青之美，並反思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環境孕育了畫家、扼殺了畫家。

國立台灣文學館很榮幸被邀請參與台南場的展出，但作為一個專業的文學博物館，基於尊重並堅守機關主體，我們不得不提出文學性的請求，最初是想將陳澄波和他的尊翁陳守愚連結，因館藏中頗有一些守愚先生的遺物，但畢竟不協，我們因此而提出邀請詩人為陳澄波的繪畫題詩的構想，獲得主辦單位及總策展人的惠允，這就形成了詩畫雙美的「波光瀲灩」特展。

畫作由總策展人白適銘教授精選，由於我們把主題訂在台灣風土，因此盡是城鄉景致，總計 33 幅；我們邀請 33 位詩人為這些畫作題詩，畫與詩相互輝映。

如所周知，詩以文字作為表現媒介，功用和其他文類沒什麼兩樣，可以抒情、可以詠物、可以敘事、也可以寫人等，不同之處在於詩的語言很濃縮，以有限暗示無限，以小我象徵大我，言有盡而意無窮；有些詩還有格律，非常講究。而畫，以線條和色彩在某種載體上鋪展成畫面，畫山畫水畫人物，寫實寫意，或抽象至極，展現一個有構圖的空間，表現畫家的時代感受、空間思維和人生理想。

詩，表面上用眼睛閱讀，但文字和語言相對應，有其形有其聲，所以看的時候，很容易出聲；而聲音是用耳朵聽的，基本上是時間性的。所以，詩和畫的結合有幾種形態，一種是先有詩再有畫，亦即畫家據詩作畫；一種是先有畫再有詩，亦即詩人觀畫後寫詩。有時候畫家即詩人，有時候是兩個人，前者可視為一個題材兩種文藝表現，後者不論先詩後畫，或先畫或詩，都有接受和再創作問題。此外，詩和畫的關係，也可以是「詩中有畫」、「畫中有詩」，但這已經是某一類的詩、畫，指涉一種表現方式或意境。

當代 33 位詩人為陳澄波的繪畫題詩，當然是先有畫，詩人觀畫有感而以詩表之。我們尊重詩人的創作，整個展場主要以繪畫內容的地理空間作為布置考量，先嘉義而北而南，展現陳澄波的台灣視野、鄉土情懷及其繪畫景況。我們閱讀波光，既流連於線條與色彩間，也藉著詩的意象與律動，感受文字之美與原畫要旨。

